

泓池旧影

An Autobiography with
Selected works and Photographs
of Pro. Shi Hong

石泓旅行写生笔记

风景画

摄影作品集

石岗 石炯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泓池旧影

石泓旅行写生笔记·风景画·摄影作品集

石岗 石炯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章腊梅

责任校对：钱锦生

封面设计：及门柳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泓池旧影 / 石炯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1083-761-3

I. 泓… II. 石… III. ①风景画：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石炯—回忆录 IV. K825.72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0496号

泓池旧影 石泓旅行写生笔记·风景画·摄影作品

石岗 石炯 编

出品人：傅新生

出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网址：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万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2

字数：100千

图数：184幅

印数：0001-1000

ISBN 978-7-81083-761-3

定价：78.00元

序

范景中

这是石泓教授的旅行写生笔记，当中穿插着一些速写稿、油画和摄影，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些逝去的岁月。那些岁月，有欢欣、有苦难、有阳光、有萧瑟，也有一些不亲历其中就难以体会的魅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回忆往事，都有谈资可言，而经过那样火红的岁月，没有点儿奇遇，倒是不可思议的。只是那一番经历，往往把人们打磨得平平淡淡，毫无峥嵘之气罢了。而在那种冲刷中能够变得硌硌峻厚、拂之便见波棱的人，一旦把他的心灵遨游讲述给我们，那就不只是东京梦华录的悲慨，暗淡的历史也会闪起光来。

石泓教授的这部笔记讲述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即写生的感遇史，即使记酒蔬亭池，天山西陲，也不外此。阅读这部笔记，实际上我们是在跟随作者旅行，因此也是在阅读自然的行迹。作者把那人世斗争的暴风雨都推到了遥遥的天边，只是在必要处，才让它在背景上微露一片乌云。自然的神圣之美则永远是这部笔记的主角，他把人间的净福一点一点送入我们的心田，岁月越艰难，这点净福就越让人珍惜不尽。

杭州五月的樟树，尤其是被雨水刷洗后透出的那种诱人的绿，真能激发起去画她的愿望。树身粗壮古老，树冠发出的新绿又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地面积水中的倒影又增加了她的魅

力。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再现她们。

两幅完成后才吃点干粮，一面晾着湿漉漉的水粉写生稿，一面打开饭盒等着天空放晴。老天好像了解我的心情，真的突然放晴了。天空的云彩仍旧层层叠叠，阳光在云层中穿行，山后的跨江高压电塔被衬托得更加雄伟，这是另一番景象，引起我的兴趣，欲往写生。

但面前两张水粉还是湿漉漉的，怎么办？我还是蛮“聪明”的，那时几乎没有人去六和塔游览，在塔的三楼通风处把画晾干，这算是个保险之策，可以写生回来再取。结果一回来，两张画都不翼而飞，转了几圈都没有，让人“偷”走了？我有点茫然，怎么这两张得意之作就丢了呢？有点恼火，可又火不起来。这种细雨蒙蒙的“小资情调”与“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格格不入，甚至是会被人唾弃的，怎么会丢呢？想着想着，我终于明白了，世上只要是美的东西总是会有人喜欢的。这样想也就没有了烦恼，觉得轻松起来，同时产生一种莫名的喜悦。

不过，作者的写生岁月，大部分是在新疆度过的，笔记也一幕一幕展示着新疆的自然奇观。艺术问题也随着景象的转移而变换。由于作者孜孜以求的是“要将新疆景色的气质画出来”，因此，他不断地去认识一个又一个问题，领略它，思索它，以至深深地生活在那动人心魂的艺术问题之中，个人的哀寂与悲愁都留在了心底：

（乌拉斯台的）阳坡为草地，阴坡为森林，松林长于海拔二千米左右。黑压压地一片连着一片，森林以下一般为平缓的草场，森林以上为雪线下的草场了，再上就是岩石与冰雪相间的雪峰。远远望去，雪峰被衬得雪白雪白。这种植被分明的壮观景象给画家们出了难题，也促使我在写生中努力地去尝试。特别是松林，往往叫人无处下笔，而它又是天山景象的重要题材，对画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971年在写生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但只是涉及皮毛，于是就想集中两三天时间攻克一下，如何表现天山的塔松松林。真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从观察入手，只有先解决好观察方法才能解决好表现方法。表现近处的几株松树或远处的森林都还可以，但当将松林作为主体来表现的时候，它往往不

是过于死板就是密不透风，放松一些时又过于稀松而失去它的茂密。不过当时我真的钻进去了，一次写生逆光下的迎面高耸的陡坡，长满了松树，只有在山结构的夹缝中残留的夏季还未融化的冰雪多少带来一点透气的感觉。我自然主义地画了，几乎如自然主义旗手左拉所讲的那样，去解剖尸体般地剖析那松林。这种方法既为今后提供了松林的“知识”，但视觉也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干扰，很久才从中摆脱出来。

作者深入进自然之中，以自然矫正自然，正如18世纪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 的著名诗句所言：

Those rules of old discovered, not devised,

Are Nature still, but Nature Methodized.

(An Essay on Criticism, lines 88—89)

[古老的法则被发现而非发明，

自然依然自然，但自然成了方法。]

这使他的笔姿清新、深静，像万山的绿意那样温净人心，绿出了诗意。他的整部笔记也都紧紧环绕着一个主题展开——与自然美的对话。而笔记的卷端，起始年代就如此不凡，让自然之美端然绽放出更加多彩的古雅与绮艳。随着书页的翻展，我们看到，深山、瀑布、冰雪、林樾、岩石都成了美的化身，作者就身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在那神圣的领域旅行写生。写生也成了他的人生，成了他对流转无常的命运的记录。有时，作者也无意间写出大自然的神圣的庄严，倏忽而来，不思而至：

第二天我们去了白杨沟，那是个夏天避暑的地方，现已被深雪覆盖，全老师比我大十岁，但兴致很高，竟要徒步往里走，直到深雪过膝，行一步要拔一条腿，经多次劝说好不容易才返回车上，临上车时还留有遗憾似的频频张望。就在这遗憾之间我感受到了艺术家和自然之间的那种依依不舍，好似亲缘血流似的紧密联结。

.....

面对大山，甚至对你的人生观都会有影响，它的宏伟壮观

与崇高，它的辽远无垠与沉静，它的安宁祥和与肃穆，以及它的微小动作所带来的变化——急风暴雨或是万束霞光，飞雪流沙或是明媚晴爽，这一切都能锤炼你的人生。

伟大和优美都巍然高耸，我们恍然体会到人为什么生于斯世，这激励人们成了理想之美的人，而风景画家作画的目的，正是通过描绘不断探索的灵魂来表达自然的完美。我们知道一棵发育不良的松树和一棵根深叶茂的松树有何差异，我们说，不良者未达到自然本身所预定的模式。同样的道理，世上存在着优美、崇高和完善的客观性理想，艺术家通过作品把这些客观的理想传达给人们，悄然应和了两千年前朗吉努斯[Longinus]（公元1世纪）所表达的意旨：

Nature has appointed us men to be no base or ignoble animals; but when she ushers us into life and into the vast universe as into some great assembly, to be as it were spectators of the mighty whole and keenest aspirants for honor forthwith she implants in our souls the unconquerable love of whatever is elevated and more divine than we. Wherefore not even the entire universe suffices for the thought and contemplation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human mind, but our imaginations often pass beyond the bounds of space, and if we survey our life on every side and see how much more it everywhere abounds in what is striking, and great, and beautiful, we shall soon discern the purpose of our birth.

[自然把人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壮观，而且还热烈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是把人当作一种卑微的动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朱光潜译）

怀着这种心意，不论是作者的写生，还是油画，都在切切实实的自然主义描绘中拂拂流露出一种气息，不论我们称它为气韵，还是rhythmic vitality，他都以感恩的敬意把它归在了传统的名下，归在了老师的名下。在笔记中，他记下了一段绘事箴言，也是有关周本义先生的一段史料：

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写生的第一步构图时就要充满一种想象，并在之后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与发展这种想象。这样才能抛开实景测绘般的描绘。这种想象要和看到的景象之外的东西，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自己的各种情感体验结合起来，甚至和个人的某些有关的隐私结合起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构图，一个好的构图就可以画出一幅好作品，即使有许多瑕疵都没关系，因为它有了最终成为一张好画的可能。反之，形象、色彩都不错，构图不好，永远不会是一幅好作品，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构图即立意，即创造，即想法的首要体现。在写生中要避免坐下就画，可能是某个方面吸引你，但没有由此引起你的想象，你就不会去处理、强调、取舍、经营，就落入一般。反之，也要避免转来转去不如意，好像都不“理想”，都不如意而轻易放弃，没有发挥想象力的“如意”是什么呢？……

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几天来同学们的写生而谈，并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的，同样一件事、一件物，平常人和艺术家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区别，例如果戈里和朋友们喝茶聊天时常常讲笑话，一位讲到他们机关的某某下级职员梦想自己哪天能和上级职员一样穿上猎装去打猎，于是就埋头工作以取得上级的好感，又如何地省吃俭用终于买了一套猎装，于是第一次有机会和上级们一起去打猎。在树林里左寻右觅，想找到树梢上的鸟。好不容易，一只鸟停了下来，他后退着，瞄准着，但退着退着，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自己先掉进了污泥塘里，一身簇新的猎装弄得全是污泥。在座的听了都哈哈大笑，唯独果戈里没有笑。在座的是笑这位职员的狼狈相，同样的笑话在果戈里那里听到是心酸与悲哀，于是起身告辞，当时就构想出一个小人物的形象和故事，创作出闻名遐迩的小说。这就是艺术家的嗅觉。画画也是一样，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哈姆雷特在城堡的天台上说自己看到了父王，要和父亲对话。朋

友说天空只有乌云没有先王，以为他疯了，但哈姆雷特坚持说自己真的看到了，是自己“心灵的眼睛”看到了。所以周先生特别强调，画家的眼睛和别人的肉眼不一样之处就是还有“心灵的眼睛”在观察。这些指导都对我们的写生很有启发。

在艺术中，不借助想象，对象的意义便晦暗、有限，只有通过想象，它才明朗，才集中。因此，想象不是进入一个纯粹感官的世界，它是创造一种新的经验，或者改造一个旧的图式，只有这样：

The moon like a flower
In heaven's high bower.
[月亮才像一朵鲜花
开在天庭高高的枝桠。]

这部笔记，文字带着诗意，通透、澄明而又深邃，既是作者的艺术自传，也是作者的人生感言。他对自然的一往情深，他画笔中郁郁流动的旋律和风韵，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感受，这就是他的艺术，让自然灵魂振翅欲出的艺术，这使他成为描绘新疆山水的佼佼者。但是这却绝非一时一地的艺术，当我们数十年后追溯这段历史时，大概会像美国人回看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的一章，会像记住科尔[Thmoas Cole]、记住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那样，记住这样一位画出了山水永恒生命的画家，他的旅行足音会在我们记忆中回环：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Into the rose-garden.
[足音在记忆中回环，
沿着那条我们未曾走过的路
飘过我们从未开启的门
进入玫瑰之园。]

2008年11月11日

目录

序

一、旅行写生笔记

回乡

初识新疆

少年游

返校

塞外天风

阿里之行

南疆日记

二、归卧西溪

三、作品图版

四、朝花夕拾——泓池旧年手语拾零

附录

后记

回 乡

1969 安吉 莫索湾 杭州

和大多数画家一样，我走上绘画这条道路，是从写生开始的。

我清楚地记得，幼小的学前时期，经常骑坐在条石门槛上，用石板画家养的兔子，还有门前的鸡和天井里的乌龟。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在浙江安吉山区，新四军、中央军、日军交错拉锯作战。父亲是随中正中学撤离杭州的，时局总在动荡中，但偶尔又有一个阶段的“平静”。后来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知道大约就在相持阶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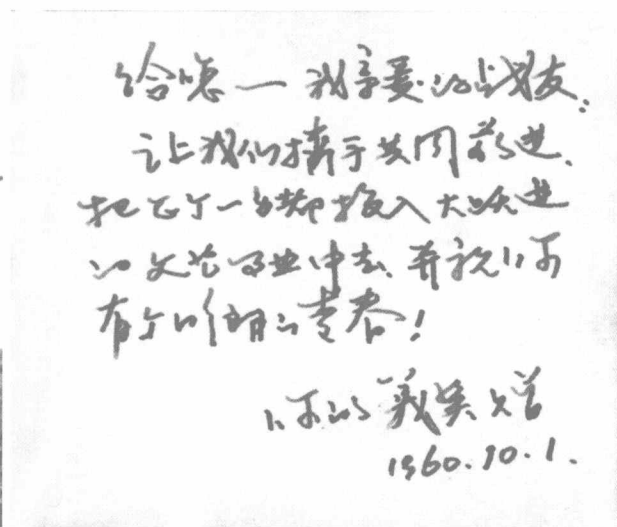
听母亲讲过，怀我的时候，她只想生一个像黑旋风李逵那样的儿子，可以背着老娘逃难，躲避日本鬼子。后来，果真生出一个黑黑的胖小子。在我三四岁时，父母给我一小块20公分见方的薄石板，还有石笔，可以随写随擦，类似小黑板。让我画寄住人家附近的小动物，这可能是当时能提供的最好的学前教育了。1995年回安吉寻故，我又找到了当时寄宿的老房子，在安吉孝丰章村，儿时我就骑坐在石门槛上涂鸦。虽说父亲是画家，母亲也会“梅、兰、竹、菊”，其中以“梅”最好，但当时让我“写生”，根本无心培养什么画家。让我画画，对着山景、小动物“写生”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带养方式。在当时，随时都可能辗转于山区的各个村镇，这样至少我不会到处乱跑乱窜，总在母亲的视线之中了。

到了中学，也就是杭州七中，才较早接触正规的写生，当时有图画兴趣小组和专门的绘画教室。父亲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所以除

了图画课能在专用教室里学习，课余也有了小组的活动据点。到高中毕业，它一直都存在着。那时都是从石膏几何体开始，在图画教室学习。现在一般中学似乎都没有了当时很普遍的专用图画教室，不过杭七中据说已是培养美术院校后备生的著名基地了。

真正从事绘画学习，还是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台设计之后的事了。学院在教学中比较重视写生，在短短的四年中，全班去过苏州、太湖、杭州、绍兴、舟山等地，当时称“旅行写生”。当时颜文樑先生教我们色彩课。他尤其重视写生，除对外光下的色彩的把握外，还因为我们是学舞台设计的，所以要求我们多写生室内的景物，并分析他的作品《厨房》。后期周本义老师从苏联留学回校，带来大量油画写生作品，就挂在我们的教室里。

1963年，一毕业，我和义英还有同班同学王诚鑫就志愿奔赴新疆，开始了新的生活。工作的头几年，接触生活的机会特别多，开始慢慢地了解和熟悉新疆。最初，我一直忙于舞台设计工作。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农业学大寨展览，一搞九个月，还有两三次的下乡劳动，下乡演出。六年中虽有些写生，但都是见缝插针。例如，1964年夏去莫索湾农场劳动，当时叫大礼拜，即十到十五天才休息一天，共休息过两次，这两次我都用来画画了。沙丘、红柳、梭梭林都是那时画的。还有盼下雨，一下雨只能收工，



爱人吴义英赠给泓池的照片及照片背面赠言 摄于1960年

可以坐在门口画画杨树林。

1969年5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一片“红海洋”。我们也毫不例外地成为林彪“一号命令”的牺牲品。义英小产当天，一家三口被“疏散”到安吉海农场的一个连队。据司机讲，他们接到拉炮弹的命令赶赴乌鲁木齐，没想到是拉文工团的十几户人家。一场闹剧后，义英被送进乌鲁木齐的医院，大病不起，也无人管理我们了。义英讲好，让我带儿子回家看望母亲，理由当然是“母亲病危”，请事假一个月。但又不敢带画具，以防别人看穿。义英再三嘱咐，好久不画画了，千万争取画点画，她住进医院也算是保险了，不要牵挂。就这样于5月到达杭州。

少年时期，我喜欢保俶塔旁的葛岭，那儿有个道观，观外石山上有股泉水，石壁上刻有“涤心池”三个大字。儿时对这三个字还不甚理解，返乡后却猛然升起一股要去“涤心”的冲动。

回家第二天，上得葛岭。道观已封，道士们也不见踪影，估计都遣散了吧。但“涤心池”三个大字在静静的肃穆气氛中迎面扑来，那一池泉水，清澈见底。我仰望“涤心”二字，久久徘徊，面向西湖静静地坐了几小时才提起笔来，这是我回乡的第一次写生。

从那天起，母亲除带着三岁孙子，还给我备好中午的干粮，让我尽情地到大自然中去。

大妹在叫占驾桥的市郊小学当老师，我安排了几天时间去她那儿。那时先要到卖鱼桥坐小火轮，一个小时后就有个小站叫余泮渡，上岸再步行半小时，就到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河穿村而过，过了小石桥就到了占桥小学。它因小石桥而得名，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过这石桥，从此小石桥有了个大名叫占驾桥。大妹的宿舍门前就是一片水田。门北那个村叫做三家村，很有名。不过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批判的“三家村”。这儿的名气因为它是出藕，藕粉质细味浓，到现在商店里的高级藕粉在精包装的盒上也印有产地“浙江余杭三家村藕粉”。

五月的水田已插完了秧，水汪汪的田里倒映着蓝天白云，使秧苗映出更加喜人的嫩绿。无论“文化大革命”怎样喧嚣，革命派也好，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也包括我这一个月的逍遥派也好，都得等水稻长好了才有饭吃。

农民们还是认大妹是教他们子女识字的，所以她有很好的人

缘。为此，我还常吃上当地土特产，有时农民还会送来一大碗豌豆咸肉糯米饭，或一碗糯米锅巴什么的。集市杀猪，妹妹除了割点肉，还总不忘事先定好那四个猪爪，她知道我爱吃，而当时这在新疆是不敢奢求之物啊！

难以忘怀的事也有负面，毕竟“文化大革命”是席卷全国的一场风暴，哪儿都不是世外桃源。一星期后，我向余杭县五大镇之一的塘栖走去，想去画几张画。那里当时还有古镇遗风，当然和儿时所见是大不一样了。石桥边的大樟树没有了，显得有些孤独和寂寥，不过还有值得画的古桥。但就为此差点惹出祸来，有三位青年农民过来质问，大队已修了可以通车的水泥大桥你不画，为什么要画这破桥？六只眼睛直盯着我，离妹妹太远了，她救不了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想起了母亲的叮嘱，故作惊讶，装傻问：“新桥在哪儿，我马上去画。”收起画具就走，算是逃过一劫。从此，我再也不敢走得太远了。

占桥北有一座孤零零的山叫独山，满山的桃花，我去的时候已是绿叶满枝，妹妹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桃花开时的那种浪漫。

小妹是电厂的工人，当时正筹办婚事。小妹夫是学物理的，但在无线电厂工作，有一身印有“杭州无线电二厂”字样的工作服，穿上它我也像模像样地成了一名工人。有了这种表明身份的伪装，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竟有心去画三潭印月的湖中小道。那是一条我和义英恋爱时走过的小道，回忆起美好的时光，画面也是甜兮兮的。而紫云洞、黄龙洞、石屋洞都是我少年时独游之地。

我还在小妹夫的车间住了三天，那是一个光学车间，要防尘，就修到了满觉陇茶园里。画完茶园，出厂门就是石屋洞，那是杭州有名的饮茶之处，泡一杯龙井茶，决不会是仿冒的，只一角钱。但我作画的一两个小时内竟无一茶客。包括我自己，带着一个军用水壶，别忘了我穿的工人服，是不会去喝茶的。我也可以省下一角钱（那时可以留下给儿子买一小方块奶油蛋糕）。茶室的售货员也无事可做，凑近了看我画画，最后他感叹原来还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地方有那么好看。

茶室旁边是新修的自然形态的动物园。对面玉皇山，上中学时去植过树，原来是封山区，初中时代我常一个人登山远望。山下有我父亲的墓地，在烈士陵园旁。“文革”初期，红卫兵造了反，我哥哥冒着险将父亲的骨灰盒挖出来抱回家里，但愿能快地回去安息。

回乡写生，总是会勾起我少年时代的记忆。

1957年，那时我还是高二的学生，被抽去完成一个模型，是共青团省委或市委组织的。模型反映一位青年司机搞技术革新，多拉了多少多少。这个事迹还要搬到北京参加全国展览，于是做一个杭州城站，经钱塘江大桥，直到金华火车站。金华我没有去过，连火车也没有坐过，需要到金华把火车站写生下来再做成模型。

第一次只身坐火车，怕迟到，一大早就到了候车室，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后，火车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等我明白过来，只好改乘下一趟。到了金华已是晚上，而且还下着大雨，大概是为了将功补过吧，当晚就撑着伞，打着手电筒画还算照得挺亮的金华站。模型是立体的，画了正面还要画侧面，我就在雨中忙活着，画的时候还总有人凑近了看，夸我画得像。等我画完了正准备要走，有两个人一把把我揪住，第三个人审问我为什么画车站，原来是两位民兵，他们警惕性很高，就这样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

在杭州，还有两张写生我不得不用空白来表示，这是两张雨景，始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这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该去哪儿呢？一个月的假期过去多半了，我想到了还未去的六和塔、钱塘江景区。1958年，我曾在塔下的航海俱乐部集训过几个月，在细雨蒙蒙的晨练中，我常一个人摇着小舢板在江心兜一圈，那真叫惬意。那是个画雨景的好地方，母亲劝我等等天气再说，听我说就想画画雨景，新疆老不下雨，也就不说什么了。

到得江边，江面上还是灰蒙蒙的，偶尔有些帆影缓慢移动，时显时隐。大一的第一个暑假，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我曾去南星桥当码头工人，挣点钱，好买纸和颜料，整整三十天就在江边食宿，主要是从船上卸货，那时遇到雾雨天气活儿就少，没船的时候就在江边画船、画天空、画水，也画些蒙蒙江面上的帆影。

我坐在塔的底层，画面前的古樟树。乌鲁木齐也有大榆树，但树叶上总有一层沙尘，春天新绿的时候，感觉来不及望上第二眼就被沙尘蒙住了，那里的树可以说是整日风尘仆仆。而杭州五月的樟树，尤其是被雨水刷洗后透出的那种诱人的绿，真能激发起去画它的愿望。树身粗壮古老，树冠发出的新绿又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地面积水中的倒影又增加了她的魅力。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再现她们。

两幅完成后才吃点干粮，一面晾着湿漉漉的水粉写生稿，一

面打开饭盒等着天空放晴。老天好像了解我的心情，真的突然放晴了。天空的云彩仍旧层层叠叠，阳光在云层中穿行，山后的跨江高压电塔被衬托得更加雄伟，这是另一番景象，引起我的兴趣，欲往写生。

但面前两张水粉还是湿漉漉的，怎么办？我还是蛮“聪明”的，那时几乎没有人去六和塔游览，在塔的三楼通风处把画晾干，这算是个保险之策，可以写生回来再取。结果一回来，两张画都不翼而飞，转了几圈都没有，让人“偷”走了？我有点茫然。怎么这两张得意之作就丢了呢？有点恼火，可又火不起来。这种细雨蒙蒙的“小资情调”与“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格格不入，甚至是会被人唾弃的，怎么会丢呢？想着想着，我终于明白了，世上只要是美的东西总是会有人喜欢的。这样想也就没有了烦恼，觉得轻松起来，同时产生一种莫名的喜悦。

回家后和妈妈谈起此事，妈妈似乎也受到这种心情的感染，淡淡的表情中流露出一种欣慰，只是说了一句：“不过，是有点可惜。”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59级全体同学合影（前排右二为泓池） 摄于1961年